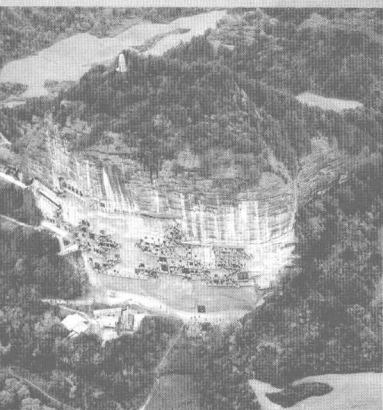


陇右文学概论

聂大受 著
霍志军

兰州大学出版社





陇右文学概论

著

受军 大志 聂霍



兰州大学出版社

關西文學叢論

關西文學叢論

關西文學叢論

關西文學叢論

關西文學叢論

關西文學叢論

2007.6/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右文学概论/聂大受,霍志军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311-02981-4

I. 陇... II. ①聂...②霍... III. 文学史—甘肃省 IV. I209.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5351 号

陇 右 文 学 概 论

聂大受 霍志军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125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1200 册

ISBN 978-7-311-02981-4 定价:16.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陇右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之一。从《诗经》开始，中经汉唐直至明清，陇右诗人辈出、佳作纷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陇右文化浸润陇原儿女，陇右文化长期的积淀和内化就形成陇原大地上陇人特有的文化性格。产生于黄土地上的陇右文学，不仅显示出陇右先民的诗性智慧，带有深深的区域文化精神的烙印，同时它也自然是陇右乃至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我个人认为陇右文学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和研究。

一、农事诗反映了陇人勤劳、敦厚的性格特征

陇右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早在新石器时代，陇右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勤奋耕作，创造了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大地湾文化。接着，周人兴起于陇东，秦人崛起于天水，以农牧并举的陇右文化兴盛起来。新石器时代的大地湾文化中，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粮食作物——粟，标志着陇右农业在中华早期文明中的领先地位。秦人更是将自己的始祖和发明农业联系在一起。被周秦奉为始祖的弃，即主要活动于今天水、礼县一带。在儿童时代，“其游戏，好种粟、麻、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也。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号曰后稷”（《山海经》）。伏羲氏教人以畋以渔，“纳皮兴嫁娶，结网捕畋渔”。陇人对伏羲氏发明农业之称赞，映照的正是陇人勤劳、敦厚之性格。

《诗经》中的《车邻》、《骝骖》、《小戎》都是描写早期秦人在陇右一带的生活的。《大雅·生民》记述了后稷对当时农业之贡献：“蓺之在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麦幪幪，瓜瓞唼唼”。整首诗就是一篇创

造与劳动的颂诗。《礼记·月令》载：季冬之月，“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可以与之佐证。陇右文学中不少诗篇描写了陇人的全部劳动生活，对耕种、狩猎、采桑、摘菜、纺织、染丝、砍柴、筑场、酿酒、盖屋等做了具体描绘，构成一幅动人的创造美、劳动美的陇上风情画卷。

别林斯基曾说：“民族特性保存在下层人民里面最多。”陇右文学中的农事诗不仅直接记载了陇人的劳作情况，也反映了在半农半牧的陇右农耕区陇右先民的精神气质以及性格趋向。从事农耕劳动之陇右先民，最能感受到黄土地的敦实、质朴、厚重的容载之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由于农耕田猎是从大自然获取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基本前提，所以，从事农耕之人也最能感受到勤劳、节俭、坚韧对于人生之价值。如此社会和劳动实践，必然影响到陇人的性格构建。宋元以降，随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明清以来人口增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人地矛盾突出，所谓陇右，“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缺，其人毅而近愚”（《绀珠集》）。千百年来，陇人在这片荒陋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与开拓，热爱劳动也就成为陇人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并在其性格中显示出勤劳、敦厚之特征。

二、战争诗反映出陇人粗犷悍厉的尚武性格

陇右地区半农半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的人文环境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陇右一带的争夺与分立，浸润以久，形成陇人粗犷悍厉的尚武性格。先秦时氐、羌、西戎各民族，以游牧骑射和强健勇猛称，秦人崛起陇右后，轻死重义、奖励耕战，不畏艰险、开疆拓土，不但构成秦文化的一大特色优势，而且对后世有深刻影响，流风余韵、绵延不绝。《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曰：“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止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书·地理志》）这一文化特征成为陇右地域文化中长期习传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处在此种文化区的陇

人,一旦国家危难或受到侵犯,自然会拔剑而起,挺剑而斗,高尚武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此诗充满了共御外侮、高尚武力之尚武气质和豪放开阔之胸怀,无所畏惧之气概,读之令人壮心骤发,气血腾涌。

十六国时期的陇右谣谚民歌反映的多是陇人的尚武气质。“陇上壮士有陈安,身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壮士同心肝,蹶驄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百骑俱出如云浮。”(《陇上陈安歌》)全诗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侠肝义胆、骁勇善战、勇猛异常的陈安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折射的正是陇人高尚武力、以斩首为勇的文化性格。正是有了这种文化性格,周人才不以狭小的岐邑为满足,而是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灭商而称霸于中原;秦人才具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过秦论》)。以统一天下为目标,奋斗五百年,吞并六国,实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强力统治。

尚武的文化性格不但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陇右文学中一再体现出来,就是在唐宋以后陇右文化走向趋同的环境中仍保持不衰。陇西、天水“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木,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穡,多畜牧,无复寇盗矣”,尚武性格成为陇人固有的特质基因而积淀于民族性格的深层。自魏晋以降,诸如姜维、辛毗、庞德、尹纬、垣护之、赵昶、董纯、李景、姜宝谊、李晟、李朔等人或为将帅之才,或为安边干练之吏,均耿直拔俗,以英武显名。明代李梦阳,为官刚劲正直,敢于同官宦、权威作对,以至屡次入狱。最令人震惊的一次,是他上书孝宗皇帝,历数孝宗皇后之父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氏仍痛加斥骂,用马鞭击落张氏的两颗牙齿,从中可见其尚武的性格。陇人彭泽,《明史》卷一九八谓“泽体干修伟,腰带十二圈,大音声,与人语若叱咤。……所至威猛称”。清代临洮诗人吴镇,亦颇尚武力,有威武之气。其《鞠歌行》诗云:

倚剑望八荒,不知何故忽悲伤。黄云万里无断续,中有
古时争战场。英雄一去不复返,摧颓白骨归山冈。而我徒
为生六翻,憔悴不能复飞扬。君不见流光迅速如惊电,壮士

一夕毛发变。

全诗直抒胸臆，欲建功立业，而恨英雄无用武之地，气势豪壮，流露出奋勇清刚之气。再如其《题哥舒翰纪功碑》诗云：“浩气扶西倾，英名壮北斗。长剑倚崆峒，永与乾坤久。”气势磅礴之诗篇，将陇人高尚武力的文化性格诠释得酣畅淋漓。

三、政论文反映出陇人孤傲的个性和批判精神

秦汉以来的陇右文学，以其作品中体现的对现实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为文学史家所瞩目，其中折射的则是陇人孤傲的个性和批判精神。

东汉后期思想家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诋时短，讨滴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王符传》）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等级观念非常严重。谁要是敢越雷池一步，轻则被斥为“造谣惑众”、“毁谤朝廷”；重则斩首示众、株连九族。而“耿介不同于俗”的王符，在其《潜夫论》中，针对东汉后期政治、社会的黑暗进行广泛而尖锐的批判。其锋芒所指，几乎涉及当时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社会风俗、边防、军事一切方面，内容丰富而深刻，如其在《论荣》篇中云：

贤愚在心，不在贵贱。信欺在心，不在亲疏。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困辱厄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

这些文章既是王符以庶民之身冷峻观察时世的积愤，更是一代有见识的思想家对已千疮百孔的汉代历史经验的探索与总结。如无孤傲的个性和批判精神，孰能为此惊世骇俗之文。

汉末陇右赵壹，虽出身寒门，而恃才倨傲、耿介不群，郡州多次征召，坚避不就，表现出对恶浊政治的厌倦与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其《刺世疾邪赋》以犀利、尖锐的语言，对黑暗的现实和腐朽的政治进

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姬媼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感，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同时，赵壹在赋中还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生活抉择：“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兮，违义虽生而匪存。”他这种身处黑暗社会而决不同流合污以谋取荣华富贵，甘愿为自己认定的真理而献身之品质，正是其孤傲个性的外化。自古及今，以孤傲之个性著称于中国文学史者，陇右不乏其人。清代陇上学者张澍，“性方而不圆，大府有巨，则愠于色，形于辞。”至于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敢于直接指责当时一手遮天的慈禧太后，被时人誉为“陇上铁汉”的安维峻身上，更是体现出陇人孤傲的个性和批判精神。

四、陇右文学真率直露的抒情风格显示出陇人性格的质朴性

陇右各民族的审美心态较中原单纯，习惯于呈现自然的原态色彩，无中原文学的奥僻，较少堆砌典故，辞色亦取其自然：

男女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鸛子经天飞，群雀向两波。”

（《企喻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蹴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折杨柳歌辞》）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琅琊王歌辞》）

陇人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此组诗反映了他们质朴豪迈的个性和豪侠气概。文学是心灵的创造，而每一个创造的心灵都不可能脱离其生长的具体文化环境。文学作品的风格即创作主体的人格、性格，风格之形成与文人的创作个性密切相关。陇右各民族质朴的文化性格，使他们更易对那些直率的抒情方式产生兴奋、冲动和抒发的渴望，亦只有此种真率直露的抒情方式才能更容易、更有力地表达他们的情思。因而，透过陇右文学真率直露的抒情手法，陇人质朴的

文化性格便穿透诗歌文本而得以彰显。不仅男儿质朴豪迈,甚至女子也不让须眉:“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哪可逢。”也显得粗犷质朴。同样抒发英雄豪侠之气,中原文学则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登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正是此种质朴的文化性格,使陇人写边塞诗无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的气度,为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视角。

五、陇右文学多元的文学生态和趋同走向显示出陇人开放包容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文化性格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陇右地区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荟萃,多个民族在这里相互杂居、和谐相处。中外文化、各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陇右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又在域外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中使陇右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使陇右文学具有了开放兼容的优势和多元的文化生态。陇右文学是在东西文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乃至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撞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既有传统的书面文学,亦有“格萨尔王”、洮岷“花儿”等口头文学;讲经文、变文、诗话、曲子词、话本、传奇、小说、宝卷等俗文学形式亦炽盛繁烈,构成异常多样、繁荣多元的文学生态。多元的文学景观反映的正是陇人开放包容的性格特征、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与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时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包容性和适应性,形成陇右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接受群体,这样多元的文化生态使得各种文学形式在这里都能找到其合适的土壤。

宋代以后,伴随中原王朝疆域的拓展和国家文化重心的南移,陇右成为“陇中苦瘠天下”的贫困落后地区。地域的封闭落后、严酷的自然环境,使陇人的群体心理和性格趋于封闭和保守。不思进取、恋守故乡、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宿命观念和保守心态,小农观念淡泊内向的价值取向根深蒂固地作用于陇人,又从其观念和行为中一再表现出来。表现在文学领域,宋元以降,陇右文学生态景观单一,虽

有邓千江、张炎、李梦阳、胡纘宗等出现,标志着陇右文学仍有相当成就,但与周秦汉唐陇右文学不时领风气之先的生动景象已不可同日而语。从整体高度和地域特色而言,与全国文坛已有较大差距,此恰恰与陇人性格由外放趋于内敛的历史走向暗合。可见,陇人具有开放包容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文化性格。

陇右几千年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陇人尚武、开放、包容、富有进取性的文化性格成就了唐前陇右文学的辉煌;唐宋以降内敛自守的文化性格又限制了陇右文学的进一步提高。正是陇人特有的文化性格成就了陇人、陇原大地、陇右文学的昨天和今天。今天我们正面临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文化进程,短期行为可用经济规律来解释,长期的发展则必须文化力的支撑。因此,如何实现陇人性格的重组和优化是一关键问题。

近年来,地域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长期地域的偏僻和“陇右无文”观念的束缚,学界对陇右文献、文学缺乏应有的关注,陇右文学研究明显薄弱。陇右文学是在东西文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乃至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撞击中发展起来的,这种陇右各民族特有的未被繁密文化典故遮蔽的天然、朴野的文学景观是中国文学所不可缺少的。由天水师范学院聂大受、霍志军二先生撰写的《陇右文学概论》一书,重点考察了陇右地区异常丰富的雅文学与俗文学、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中原文学与各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荡所产生的独一的文学基因、文学生态、文学内容,不以精贬杂、以雅贬俗、以汉贬胡,重新发现陇右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学、文化遗存对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的重大作用,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我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实施西部大开发之际,该书可以深化对历史上西部地区文化形态原生态的认识,为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从这一意义上说,该书的出版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松奇

2006年冬于古秦州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先秦陇右文学.....	(6)
第一节 远古陇右神话.....	(6)
第二节 先秦陇右诗歌	(21)
第二章 秦汉陇右文学	(35)
第一节 辉煌的陇右文人诗赋	(35)
第二节 外地寓陇文士的诗赋	(39)
第三节 秦汉时期之陇右散文	(41)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陇右文学	(46)
第一节 别具风味的陇右诗文	(46)
第二节 粲然可观的文言小说	(59)
第三节 陇右谣谚民歌	(65)
第四节 外省寓陇文人的咏陇作品	(67)
第四章 隋唐五代陇右文学	(70)
第一节 隋代陇右文学	(70)
第二节 唐代陇右文学	(71)
第三节 古文运动与中唐陇右散文的勃兴.....	(119)
第四节 晚唐五代的陇右散文作家.....	(124)
第五节 卓著一代的小说创作.....	(125)
第五章 宋元陇右文学	(134)
第一节 宋代陇右文学.....	(134)

第二节 元代陇右文学·····	(138)
第六章 明代陇右文学·····	(140)
第一节 陇右文人的创作·····	(141)
第二节 “海内文宗”李梦阳·····	(145)
第三节 胡纘宗、赵时春、金銮·····	(150)
第四节 外省寓陇作家的创作·····	(155)
第七章 清代陇右文学 ·····	(158)
第一节 陇籍作家的创作·····	(159)
第二节 外省寓陇作家的创作·····	(167)
第三节 近代陇右文士的创作·····	(168)
第四节 近代外省寓陇文士的创作·····	(175)
第五节 陇右“花儿” ·····	(178)
后 记·····	(184)

绪 论

陇右扼关陇巴蜀之咽喉,为丝绸之路之要冲。在已逝的悠远的岁月里,陇右的先民们以高度的智慧在这片荒陋的土地上艰辛地生存和开拓,陇右文学就诞生在这块最需要绿色滋润的黄土地上。在目前的地域文学研究中,陇右文学似乎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地理的边缘化导致对其认识的边缘化,偶有文章论及,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未起步,这不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总体把握。事实上,陇右文学有其独特的价值、地位与影响。

一、陇右文学的价值

陇右文学的价值。可从两方面来观照:

1. 陇右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渊源之一。陇右是传说中伏羲、女娲的诞生地。伏羲作八卦、兴嫁娶、制礼乐,女娲创世、补天等神话,异常丰富。《诗经·秦风》中《驺马》、《车邻》、《无衣》、《蒹葭》等,均描写秦人东迁前在天水一带的活动。秦石鼓文,学界一般认为产生于公元前 500 年左右秦穆公时代的天水地区,已刻有四言诗达 10 首、465 字之多。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志怪故事”秦简,说明早在战国末,陇右即出现了志怪小说,而在 300 年之后的魏晋,中原才有同类作品。综上所述,陇右不但是中国神话、诗歌的多源发祥地之一,也是碑志文学和志怪小说之滥觞,无疑是中国文学的渊源之一。

2. 陇右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乾嘉时,邢澍编撰的《关右经籍考》凡 11 卷,收陇右文献 798 种。民国时张维编《陇右著作录》,收陇籍文人 922 位,著述 1575 种。《陇右方志录》收陇右方志达 293 种,《陇右金石录》收金石 1530 块。顾颉刚谓其“博大精

深,确后学之所必须”(《西北史地》1986-02)。上述“四书”及《补》,共收文献 3000 种以上,陇右作家 2000 余人、诗 10000 余首、文 8600 多篇。如加上寓陇文士著作,数量将更多。此外,敦煌文学及多达 6 万余枚的简牍,尚未列其内。其中,秦嘉、赵壹、王符、王嘉、权德舆、王仁裕、李梦阳、胡纘宗、赵时春都堪称大家。如此繁复的名家名作,不可能忽略不计。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不能不以较大篇幅论述之。陇右各少数民族文学及口传文学浩如烟海,如临夏“花儿”,保守估计数量在 10 万首以上。少了这一块,中国文学地图也就丧失了完整性。以艺术成就而言,名作多有,一个简单例证是《蒹葭》被琼瑶翻新为《在水一方》,唱红大江南北,殊不知其正是陇右先民之原创。因此,无论就中国文学的整体结构还是历史发展来看,陇右文学都是不可缺少也不能代替的。

二、陇右文学的美感与特色

以中原为参照系,陇右文学呈现如下美感与特色:

1. 西部戎风与雄浑劲健的风格特色。陇右民族粗犷豪迈之气质和身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其更易对粗豪之景产生审美的冲动。这样,出现在陇右文学的意象,就非中原的杏花春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阳关、古道,成为经久不衰的“占据中心”的意象。它最终形成了陇右文学雄浑劲健的风格。

2. 东西交流与多元荟萃的过渡特色。陇右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乃至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撞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多元荟萃性及由此而产生的雅俗各种文学形式的炽盛繁烈,构成陇右文学区别于中原的富有特色的文学景观。

3. 民族风情与真率直露的情感特色。陇右民族的审美心态较中原单纯。他们习惯于呈现自然的原态色彩,无中原文学的奥僻,较少堆砌典故,辞色亦取其自然。或者说,陇右文学在真率之中,形成自己的抒情深度。在创作思路,中原讲究“抒情宜隐”,陇右民族则因缺乏曲折深邃的比兴构思而显得直露。但是换一个角度,在中原“比兴寄托”已成套路的程式下,陇右文学少此构思,反而铸就了其抒

情直露之特色。

4. 黄土气息与拙野质朴的美感特色。上述两方面的“单纯性”所形成的陇右民族的创作心态与其强健剽悍的尚武气质、粗犷豪迈的民风相结合,与浓浓的黄土气息相结合,自然形成了陇右文学拙野质朴的美感。这样的审美特征再与其雄浑之气、真率之情相交融,就使陇右文学在总体上既区别于中原又异于大漠。陇右文学的特色,亦因此而获得呈现。

三、陇右文学的影响

1. 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特定地域内的文学总表现出共同特征,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齐鲁、巴蜀、吴越等不同地域特质的文学类型。在黄土地上孕育并经历代各民族不断创造和传承的陇右文学,带着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和朴野,将中国文学的版图向西北拓展。

2. 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陇右文学将其辽阔苍凉之气注入到原本是小桥流水的中原文学中,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陇右人写边塞诗,无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之风度。为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视角,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河湟书事》)。抒情身份的主客移位,使全诗气质情调尽变,于旷远辽阔中露出几分田园诗的情调,其内在特质与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是迥异其趣的。

3. 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陇右文化生态的多元性,使各种文学形式都能找到其合适的土壤。讲经文、变文、诗话、曲子词、话本、传奇、小说等俗文学都是先盛行于陇右而后流行于中原,并在与传统文学的交流融合中生发出新的艺术因子,改变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如讲唱文学与古代白话小说之发展就是一例。

四、陇右文学的历史进程

远古时期,陇右就有了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它本身虽然不是

自觉的文学创作,却表现出陇右先民最初的诗性智慧和艺术创造力。

《诗经·秦风》是陇右文学之祖,它“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先秦时期陇右先民的生活,也昭示着陇右文学一上路,即有着紧紧地和时代的脉搏相联系的优良传统。

两汉时期,陇右是关系汉王朝生死存亡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清代学者顾祖禹曾说:“欲保关中,必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政治、军事重心向西北倾斜,极大地促进了陇右文学的繁荣。西汉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赋予此期的陇右文人以朝气和自信,给了他们巨大的气魄和宽广的眼光。反映在文学中,壮大的气势和铺张、扬厉,就构成了西汉陇右文学的主要风貌。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文士们积愤深广,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王符的《潜夫论》,赵壹《刺世疾邪赋》继承了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均为“陇右鸿文”,千百年来闪耀着熠熠之光彩。

陇右本是多民族繁衍、栖息之地,魏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使此期的陇右文学呈现多元融合的趋势:一方面汉族文士的创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诗人之创作呈现相对繁荣。同时,陇右民谣又表现出迥异于六朝民歌的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三者交相辉映,异质同构,共同构成魏晋陇右文学亮丽的风景。

隋唐以降,统治者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全国经济、军事、政治重点在西北一隅。《资治通鉴》载:“自唐定远门西尽唐境二万余里,阊阖相望,桑林翳行,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一切成就了隋唐陇右文学的辉煌。唐代陇右文坛,人才辈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如权德舆、王仁裕、牛峤等陇右籍作家的诗作,梁肃、李翱、权德舆、牛僧儒等人的散文,都在全国占一定地位。唐代传奇,尤以陇右作家的创作为佳。许多著名诗人均在陇右留下了自己不朽的作品,特别是杜甫,其陇右诗计 117 首,均是杜诗中的名篇。可以说,倘没有陇右文学,整个唐代文学都会逊色不少。披阅先贤大气包容的诗歌名篇,震撼我们的不仅是“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的自然景色,更是其厚重的文化积淀。

宋元时期,随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陇右文学亦暗淡下去。

无多的几位作家的创作在全国文坛的澎湃巨浪中,就像朵朵浪花虽然细小却也格外醒目,表现着陇右文学的独一无二特色。

明清两代,由于国家统一局面的出现、经济的发展,陇右文学也摆脱了持续近四百年的低回局面而趋向复兴。这首先表现为以李梦阳为代表的系统的文学理论的提出及其在全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其次还表现为以胡纘宗、赵时春、巩建丰、胡铨等为代表的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诗文名家的涌现;再次表现为新的文学体裁的开拓和创作技巧的深化,出现了《孤山再梦》和《续红楼梦》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小说;最后还表现为文人结社、文学普及和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起的年代,各种社会危机重重叠叠,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蓄势待发。此期的陇右文学与全国文坛是同步的,颇多忧国忧民,拯衰救溺的承担精神。文学逐渐改变了闲适悠然的心境与花前月下的吟唱,以热切的目光追寻着现实生活中百千变化的波光澜影,以敏感的笔触描述着人间可悲可喜、可惊可叹的种种事态世相,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中华民族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进行的呐喊、抗争及所经历的苦难。从这里起步的陇右近代文学,紧紧地拥抱着现实生活,注视着人间沧桑。